

说说当代奉化籍著名诗人

原杰

奉化新诗发端于巴人发表在 1923年《新奉化》创刊号上的《告 "兄弟们"》,但成名诗人却出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且大多生活在都 市或外地。他们在文学百花园里 争奇斗艳,引人瞩目。可如同风 筝,不管飞多高多远,那条线始终 拴在故乡的篱笆桩上……这些奉 化籍诗人中,成绩最突出、可载入 文学史册的约有五位。

首先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儿 歌创作,其代表人物吴南熏 (1927-2008),笔名田地,裘村镇 吴江村人。吴南熏1927年7月生 于杭州,著有《田地儿童诗选》《田 地儿童文学作品选》等,其中《我 爱我的祖国》获中国作协首届儿 童文学奖,《祖国的春天》获全国 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

前几年,我因写关于他的专 题文章需要,曾往他杭州的家打 过电话,是他儿子(女婿?)接的电 话,告诉我老人已去世。随后,在 看到我的文章后,他的石门村老 同学托人转给我一份材料,里面 有田地晚年生病及早年同老家裘 村镇吴江村恩怨等详细情况。至 于他的儿童诗,则热情投入、格调 高扬,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大人诗 来读。这突出表现在代表作《我 爱我的祖国》里:"我的祖国,是我 生下来睡的摇篮……是我第一天 上学去走过的石子路;是我在少 年宫乘过的旋转上升的火箭;是 营火晚会熊熊燃烧的篝火……我 的祖国正在走向振兴,走向富庶。"

邬大为的歌词创作与儿歌同样 光彩耀眼。邬大为是我国著名词作 家 (1933-),祖籍方桥街道禾家 桥村,出生在杭州。代表作品有《红 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

想到邬大为,源于那年举行的 奉化水蜜桃文化节。该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为:作为《在那桃花盛开的 地方》的词作者,邬大为与歌唱家蒋 大为一起被聘为奉化形象大使。当 看到他与自己的一位朋友搂肩合影 照时恍然大悟:歌词也是诗,属传统 白话诗——诗的变种——与在教坊 里吟唱的"宋词"一脉相承。

作为军旅作家,其词作除了具 有积极昂扬、催人奋进的共性,还有 军旅诗难得的深情。这突出表现在 我们耳熟能详的《在那桃花盛开的 地方》中。而《红星歌》更是影响了 我们不少人的青少年时代,已成为 心中的珍藏:"红星闪闪放光彩/红 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 党的光辉照万代……"

如果说,儿歌、歌词只是当代诗 歌的分叉与支流,那么从改革开放 开始直到如今,其浩荡直前的主流 无疑是朦胧诗。当然,由于不断出 现的变革,导致她又大致可分前后 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差不多与 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代表诗人出现 同时,奉化籍诗人张烨与柯平也颇 引人注目地亮相了。诚然,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柯平与张 烨(现分别担任浙江省作协与上海 市作协诗创委主任),一个推出了 "关注现实生活柯式抒情诗",另一

位则被喻为"拓宽了中国抒情诗的 领域",好像是诗坛的双子星座,很

张烨(1948-),其写于1966 年的《死神的表白》,已与传统白话 诗大不相同,而有了朦胧诗的韵味: "我是死神/可我远不如你们那样 的程度/对待善良的生命/你们用 拳头、鞭子、子弹——筑成死亡/而 我悲哀地为他们铺就雪白的床/即 便对你们这样的暴徒——/我来拾 取灵魂的时候——/还用手指轻轻 替你们阖上/跳动着罪恶的眼皮

由于整个童年时代生活在溪口 祖母家,到小学毕业时才回到上海 父母身边,所以她对奉化有深厚的 感情。在一次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她动情地说:"你不知道奉化雪窦寺 旁边,那里的景色有多美!"这影响 到她的诗歌创作,使她的诗带有一 种城市诗人少见的清新、纯净和空

柯平(1956-),现居浙江湖 州。由于属同一省区,所以早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举行的各种诗会上便 碰到过几次。只是那时他看上去沉 默寡言,所以没有交谈。后听诗友 俞强介绍,才得知他的祖籍在奉 化。于是,在2012年举行的"中国 诗人进溪口"活动中,我特地关照在 溪口旅游集团工作的国松老弟陪他 去岩头村访旧寻祖……柯平是浙江 文坛公认的"怪才",没有进过大学 校门,却被聘为湖州学院的教授, 1999年入选"浙江当代作家五十

柯平前期的抒情诗热情洋溢, 后期诗则喜用反讽手法,读起来有 些冷峻,但技术纯熟,让人感觉游刃 有余:"不知晓的春眠依然发生在/ 已婚男子的床上/当啼鸟吵醒了早 晨 / 仿佛远处工厂轰鸣的机声 / 当 玻璃在燕子的闪电中震颤/床柱萌 生萋萋芳草/我的目光离开手中的 《孟浩然集》/移向墙上的一架电子 挂钟/我的春天不在花园在床上 ……"(《床上的春天》)

上世纪90年代后,当代诗歌进 入后朦胧诗阶段,奉化籍诗人树才 是其中的佼佼者。树才(1965-), 原名陈树才,莼湖镇下陈人,现居北 京。著有诗集《单独者》、随笔集 《窥》等。2008年获法国政府授予 的"教育骑士勋章"。

树才是我的学生。我毕业后分 配在奉化二中教书,他那时还在上 高三复习班,任地理课代表,后来考 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2012年我 区举行的"中国诗人进溪口"活动, 便由他组织、带队……树才被称为 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之一,诗 作亲切、通俗、平实,而又有很强的 现代意识:"'月亮,月亮,月亮……' 地球人都这么喊 / 月亮摸不着头脑 了/月亮不明白他们在喊谁/月亮 不知道自己叫月亮 / '圆了,圆了, 圆了……'/地球人开始指指点点 /月亮搞不懂她哪儿错了/月亮想 我一直都这么圆啊/我只是转了个 身,回来了/'月亮,月亮,月亮 ……'地球人还在这么喊……"(《喊 月亮》)



能 国 摄

风雨十载古玩路

陆炳

爱好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是 由心而生的一种快乐。北宋大文 豪欧阳修曾经说过:"视其所好, 可以知其人也。"可见一个人的爱 好对其影响之深远。人不同,爱 好也不尽相同,就好比每个人内 心深处都蕴藏着一个或大或小不 同的梦。那斑驳沧桑、美仑美奂 的器物,或许遗留着我的前尘旧 梦,必定刻下过我前生不同凡响 的故事。不知从几时起,我恋上 了那些古色古香的东西,一醉竟 成痴……

回首往昔,入行古玩之路漫 漫,不觉已走过十个春秋。古玩 虽然只是一件件器物,但它们已 存在了成百上千年,每一件都凝 聚着古代匠人的心血,使用者的 情感,以致每每触摸,似与古人心 灵沟通,对话交流,所以我珍惜与 它们相处的每一段时光,因为是 它们让我心生欢喜。

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往返于 奉化的山山水水之中,穿梭于村 野古巷之内,可以说到遍了奉化 版图内的大小村庄,与老农攀谈,

向长者询述,得到喜爱之物的那种 欢喜自难以言表,但个中辛酸亦唯 有自知。依稀记得第一次去鄞州区 塘溪镇几个古村的经历,这几个古 村坐落在东钱湖边上,山水蔚然,人 文鼎盛。当时还是一个朋友带我去 的那个地方,我们两人一起从西坞 坐中巴到白杜,转宁波车到韩岭村 前三叉路口下,再坐公交车到塘溪 镇下,再上车穿梭于童村、沙村、雁 村等村庄。兴趣使然的我们乐此不 疲,从家出来还是漆黑一片到点已是 日头高升,所幸那一趟收获颇丰,经 过几个小时的"鏖战",满载而归。收 获古物之余领略了美景,还逛了名人 故居,增长了人文知识,这样的行业 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

都说古玩这一行是"三年不开 张,开张吃三年"。其实,还是宁波 老话说得好"只见和尚吃馒头,不见 和尚吃苦头"。最惨的一次收货经 历,是在一个位于新昌与奉化交界 的山村,海拔有五六百米,在一个大 雪刚刚下过的第二天早晨,不知抽 了什么风,约上好友来了场意气奋 发之行,中巴爬上曲折蜿蜓的山路, 一路雪景胜似北国风光,约莫开了

两个小时方才到达。一下车,寒风 迎面扑来,山上积雪更是未化,鞋子 踩在雪地上"吱吱"作响,气温比市 区不知低了多少度,虽有退怯之意, 但既来之,则安之。意念驱使着我 们分头行动起来,吆喊起"收老家具 喽"的口号,顿时,那清脆的叫喊声 响彻山谷,随着我们两人此起彼落 的吆喝声,时不时有过往的行人上 前搭腔,但听到最多的无非是:"东 西早在十几年前就卖了,你们来也 太晚了,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古董。"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近中午, 两人小有收获。我收了几个小盘和 几枚铜钱,朋友收了一个青花喜字 罐和些许小物件,虽然都属普品但 毕竟没有空手而归。天实在太冷, 就准备回家,只怪来时粗心,忘了问 回程车子时间,一打听才知道一班 车刚刚开走,下一班车要几个小时 以后才来,或者前往董李乘车,但下 去要二十来里,又没有车,这可如何 是好。我们只得徒步下山,一路风 光无限,却是无心观赏,走了大概三 里地,天空突然飘起雪来,雪花虽小 但气温更加渗入,朋友一个手没拿 住,青花罐啪嗒落地,应声而碎,两

人不免唏嘘一番。估摸又走了一里 多地,只听后面有车子驶来之声,回 头一看,见一辆拖斗三轮迎面而来, 惊喜之余赶忙拦截,开车人说是送 女儿去董李坐车到奉化城区读书, 我们连忙付了二十元车费,央求其 载我们一程,乡人热枕,也正好顺 路,便点头应允。冬日昼短夜长,到 家已是天暗,路上早已与家人电联, 一进门自不免嘘寒问暖,酒菜更是 早早伺候,我们菜到嘴化,酒到杯 干,好一顿狼吞虎咽。真是"在家千 般好,出门一时难"。

此类经历不胜枚举,随着流逝 的岁月一笑而过。直到2013年岁 末开始开店营业,下乡渐少,一是乡 野物资匮乏,二是店内亦时不时有 人送货上门,免去了下乡收货之辛, 添了许多清闲自在,也经常同行朋 友之间互惠几物,或去古玩市场赶 个早集。偶尔也会不辨真假上当, 这大概是我们这行的必修课程吧。

记得曾经有本书上说过:"最好 的生活方式,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 做你喜欢的事,不泯然于众,只遵从 内心真实的感受,欣然向前。"我想 说的正是如此。

开不尽的木槿花

母亲说,家门口的木槿是生我 的那一年种的,现在已经比我高 了。那时候,家家户户爱种些花花 草草,秋天的菊花啊春天的迎春花 啊,夏天的花最多,木槿是其中之 一。它是河边、菜园子边篱笆的主 角,从夏天开到秋天,白的、粉红的、 浅紫的、深紫的,像芙蓉花,也像牡 丹花,娇柔可爱。淡粉色的花瓣,牙 黄色的花蕊向外伸张着,缀着粉嘟 嘟的花粉,花瓣边压着边,就像一张 张笑脸,好看极了。如果有谁不小 心烫伤了,摘上几朵木槿花,加上香 油捣烂,涂抹在烫伤处,不一会,红 肿便消失了。还可以把木槿花加冰 糖,用水煎服,能治痢疾;如果木槿 花用水煎服,也能治痔疮出血。

午睡时分,"轰隆隆,轰隆隆"雷 声滚过来又滚过去,突然狂风四起, 雨就像泼出去的脚桶水,大得怕人, 伴随着狂风,午睡的我们再也睡不 着了,担心初开的木槿花被风打雨 吹去,一年的等待岂不是白费了。 推门一看,千条万条的雨线从天而 降,晶晶亮,亮晶晶,地上早已一片 汪洋了,木槿被吹得东倒西歪,喝醉 了酒似的,花掉在泥淖中,有的还在 枝上摇摇欲坠。今年怕是吃不上木 槿花煮粥了。哥哥突然打着伞跑出 去,去捡那被打落的花瓣儿。我怕 凉鞋浸了水脱胶,光着脚绾起裤腿 跑了出去,一瓣二瓣三瓣,雨伞早被 风吹走了,身上也湿透了。母亲赶 回家收衣服,看到我们的狼狈样,又 看到有的衣服已经掉进泥水中,有 的还晾在竹竿上,气得大骂,"你们 眼里只有花,怎么不收一下衣服。" 我扁着嘴,"怕吃不上木槿花煮粥。" "这木槿花今天开今天谢,明天还会 开,担心什么啊。"哥哥向我投来一 丝坏笑,原来,木槿花是开不完的 啊。幸好,那天我打了个喷嚏,母亲 急急如律令,给我用热水擦身换衣 服,终于没有再骂下去。

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雨 一下就停了,沾了雨的木槿花更加 娇艳动人,母亲对哥哥说,快把没掉 下的几朵也去摘来,哥哥得了令,欢 天喜地。

家里有了木槿花瓣,知道母亲 总有一天会把它变成好吃的。这一 刻到来时,哥哥去引火,将大灶烧 热。母亲将粳米淘洗好,洗净的木 槿花用清水漂洗一下,镬中倒进粳 米,清水要没过梗米好多好多,米粒 煮沸不久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 开始唱歌,唱了一会后,揭盖一看, 米早已变成了粥,粘稠粘稠的,加入 木槿花,用炭火煨一会即成。吃的 时候拌上白糖,"呼哧,呼哧。"不怕 烫,吹一口咽一口,这味道多好啊。

同样,母亲将木槿花择洗干净, 沥水,葱洗净切成丝。先用少量温 水泡开发面,面粉加水搅拌成糊,静 置发酵后,投入少量油及碱水拌匀,

再加入木槿花、葱丝、盐搅拌。将大 镬烧得热热的,倒入菜油,"嗤"地腾 起一股烟,至七成热时,小心放进拌 成糊的木槿花,炸酥即可。咬一口 松脆可口的木槿花,满嘴流油,可惜 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这油金贵,凭票 供应的,只有在有节余的时候,才能 套侈—下

七月七,对彩英阿婆来说,是重

要的一天,她要在这一天的中午洗 头发。早上她摘了木槿叶,碧绿的 叶子放进盛了温水的脸盆中,双手 轻轻揉搓着,怕惊醒了木槿叶的好 梦似的。不一会,青白色的泡沫开 始丝丝缕缕地析出,清水变得绿莹 莹的,用手去撩一下,水有点黏黏的 冻冻的。阿婆再搓一会便停止揉 搓,将叶子捞出,她坐在一边,解下 发髻,用篦箕梳直头发,头发浸入水 中,揉啊搓啊,动作轻得很,仿佛头 发就是她的孩子,水换了一次又一 次,这个头要洗好长时间,路过的婶 看见了就说,"一年洗一次头发啊, 是要洗得久一点啊。"我们听到了就 笑,一年洗一次,怎么可能啊,还不 得痒死,生虱了怎么办?婶婶说, "阿婆没火气,头皮不出汗,头皮不 会痒的,哪像你们小孩子一天到晚 疯跑。"彩英阿婆笑眯眯地说,"七月 七洗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 能坏了规矩。"

那时候乡下的女孩子都生过 虱,一个生虱了,你去跟她玩,头上 的虱不小心跳到你头上,就不幸中 弹了,一传二,二传三。生了虱怎么 办,痒得人浑身坐不住,头皮就要被 搔出血来了。母亲一边骂一边撬开 五更鸡,就是那种火油炉,用铁夹子 夹着一团沾上火油的棉絮,涂在头 发上,这时候,母亲动作粗暴,谁叫 你这么不小心,看你以后还玩不 玩。我忍着臭气熏人的火油,比起 痒来,臭算得了什么,涂满后,母亲 用一条毛巾死死裹住我的头发,今 晚我将一个人睡觉,家里每个人看 到我都掩鼻而过。第二天中午,母 亲摘来木槿叶,她像彩英阿婆那样 揉搓出泡沫,拖过一把小椅子坐下, 抱起我,让我仰面躺在她的大腿 上。我的头发一半浸入水中,母亲 一边用木梳轻轻梳着我臭哄哄的头 发,一边将盆里的水拂到我的头发 上,不时轻轻地抓挠我的头皮,从头 顶到前额,再到后脑,再到两鬓,再 到两耳……这时候,母亲的动作是 温柔的,是细致的,似乎将昨天的粗 暴要以这样的方式加倍还给我。我 时而看着母亲,时而又闭着眼睛,享 受这难得的时光,一盆一盆的水将 我头发上的火油味洗掉了,木槿叶 让我的头发变得滑滑的,顺顺的,溜

多年后,我又用木槿叶洗了头, 感觉一头的轻松,仿佛那年坐在母 亲腿上享受母亲爱抚的感觉,又回 来了。

晚香岭

抵达

南慕容 不知名的野花 是村庄溃败的伤口 溪水盈盈一握 风一吹,仿佛遥远年代里 有座腰肢断了

废墟里,瓦松 有一场崭新的旅行 倾圮的老屋,又躲过一季 黄泥墙上字迹剥落 那封家书早已出发,却从末

> 墙缝里的草 抠紧阳光下的细节 马头墙喊着天空的乳名 空空荡荡的村道上 打酒的邻居脚步踉跄

您的精神家园



天汪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 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 0574-88571555 88881168